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

胡亚敏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 (项目编号: 10CWW017)

胡亚敏 著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 / 胡亚敏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35-9828-6

I. ①美… II. ①胡… III. ①小说研究—美国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8365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付分钗
封面设计 贾世旭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0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828-6
定 价 59.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8280001

序

王岚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读亚敏的这部著作，是一次与智者的对话，一次真正的启迪心智之旅。文学作品可以从很多种视角去解读。亚敏的站位点很高，从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阐释美国的战争小说，使读者了解为什么无数的美国青年会心甘情愿地奔赴战场，即使有很多人遭受创伤和幻灭，未来的年轻人很可能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奔赴新的战场。

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军事大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建国过程中，战争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地盘越打越大，国力越打越强。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剖析其深层民族心理，分析其意识形态工具的运用，揭示其强大国防动员能力背后的民族凝聚力。

诚如亚敏所言，美国文化中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民族神话，如“山巅之城神话”“边疆神话”“亚当神话”等。这些民族神话大都形成于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成为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象征和符号，深深影响着美国的民族性格和民众的战争观。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编纂和改写民族神话，让无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文化独一无二，美国人也无私无畏，高人一等。利用民族神话在美国文化中的深远影响，美国政府和军队影响和操控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使他们认为美国参战绝对不是为了美国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为了将民主与自由带给其他民族和人民。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机会，去展示自己的高尚纯真、乐善好施、英勇无畏等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特性，让神话在现实中得以再现。受本民族神话潜移默化影响的美国年轻人自然渴望奔赴战场，实现人生价值。然而，在战场上，美军士兵会被抛到道德的深渊，感受到“山巅之城神话”的坍塌，感受到英雄神话的破灭。最终，许多人会奋起反抗。就这样，美国民众反复经历对战争从期盼、幻灭、到反抗的循环模式。

亚敏的这部著作把美国战争小说置于美国民族神话的广阔背景下,对美国各时期的战争小说进行综合分析,梳理美国人战争态度变化、发展和继承的根源及其蕴含的文化因素。著作详尽分析了已成为美国文学经典的多部战争小说如何深刻揭示战争与民族神话之间的互动,对詹姆斯·库柏的《间谍》、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薇拉·凯瑟的《我们的一员》、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库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众多越南战争小说以及以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为代表的“9·11”小说等作品的分析,深刻展现了美国民族神话如何影响民众的战争观,美国民众又如何试图走出原来笃信的“天真神话”,努力对现实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只有清醒地认识美国民族神话在战争宣传中发挥的作用,才能透过美国自诩的正义崇高的形象,看到美国在战争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从而更为深刻地剖析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形象。这也是亚敏的研究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

亚敏长期从事美国战争小说研究,功底深厚,治学严谨,眼光敏锐,是青年学者中的翘楚。在与她同事的岁月中,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治学为人之道。期待亚敏在美国文学领域发表更多发人深省的好作品。

前 言

美国是一个在战火中诞生、发展起来的国家，经历了诸多战争：独立战争、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争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小说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描写战争，书写美国如何在战争中建立并发展壮大，反映战争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些作品不仅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生动的蓝本。

纵观美国战争小说，历次战争中，美国人都经历了一个从向往、幻灭、再到反战的相似过程。然而，下一次战争到来时，人们似乎就会忘却上一次的伤痛，开始新一轮对战争从期盼、幻灭到反抗的循环。无论是较久远的美国内战、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还是较近的越战、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都反复经历了这一过程。在战争进程中，美国民族神话与其民众的战争态度之间似乎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民族神话在战争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修正民族神话、影响民众的战争观并最终导致他们对战争反复经历从期盼、幻灭到反抗的循环？美国战争小说又是如何呈现这一现象的？这正是本书期待解决的疑问。

美国战争小说呈现了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美国文化中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民族神话，如“山巅之城神话”、“边疆神话”、“美国亚当神话”等，这些民族神话大都形成于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成为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象征和符号，深深影响着美国的民族性格和民众的战争观。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编纂和改写民族神话，影响和操控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使他们反复经历对战争从期盼、幻灭、到反抗的循环模式。本书把美国战争小说置于美国民族神话的广阔背景下，对美国各时期的战争小说进行综合分析，梳理美国人战争态度变化、发展和继承的根源，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因素。通过讨论

各时期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对民族神话的改写，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民族神话唤起民众的战争热情，民族神话以何种方式治愈美国民众的战争创伤，本书旨在揭示美国战争小说如何表现美国民族神话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深远影响。

美国的诸多民族神话形成一种合力，全面深入地影响美国人的战争观。“山巅之城神话”突出了新教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强调美国人应高举火炬、担任世界榜样的使命感。“边疆神话”强调了美国的拓荒史对美国民族性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尤其突出了美国文化对“勇气”和“英雄”的推崇，并衍生出美国的英雄神话。“美国亚当”神话则赞扬美国人的天真纯洁、无私真诚，为帮助尚在蒙昧状态的“野蛮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生命。这些民族神话被历届美国政府广泛用于战争宣传之中，让无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文化独一无二，美国人也无私无畏，高人一等，美国参战绝对不是为了美国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为了将民主与自由带给其他尚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

所有这些民族神话合力形成了一种“天真神话”，渗透在美国文化之中。美国人认为自己摆脱了欧洲的陈腐和堕落，来到一个超越历史和传统的新大陆，因而坚信自己总是天真纯洁：其他国家可能陷于人类历史的泥潭之中，但美国不会；其他国家可能继承人类历史的“污点”，但美国不会；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向历史妥协，但美国不会。美国民族神话强调了高尚纯真、乐善好施、英勇无畏等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特性，战争则提供了机会，让神话在现实中得以再现。受美国民族神话潜移默化的年轻人自然渴望奔赴战场，实现人生价值。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影响下，美国人自然笃信“正义战争神话”，认为美国参与的战争不可能不正义：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一个高大无私、乐善好施的英雄；美国士兵作为个体，也是一个个真诚善良、英勇无畏的英雄。

然而，历史证明，美国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高大无私，美国士兵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英勇善良。背离了美国传统边疆精神的“美国亚当”们，在战场上会被抛到地狱和道德的深渊，感受到“山巅之城神话”

的坍塌，感受到“英雄神话”的破灭。让人遗憾的是，很多美国人难以正视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拒绝接受美国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战争、美国士兵在战争中可能对无辜者施暴的事实。正是美国人笃信的“天真神话”蒙蔽了他们的眼睛，阻碍他们客观认识美国政府在历次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当美国公众过于沉溺于民族神话之中时，他们就难以对现实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生活在一个自我编造的谎言之中。

那些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会转而回到边疆的荒野，在旷野和自然中重获生命力和道德力量，直到下一次战争再被美国政府的高尚言辞吸引到战场，再次被现代文明诱惑，重新经历邪恶。美国文明通过不断回归自然荒凉的边疆而得以发展，“堕落”后的美国士兵也通过回到边疆和自然，重获“美国亚当”的天真和幸福，直至再次被工业文明所诱惑，再次经历邪恶。这就形成了美国士兵对战争“期盼—幻灭—反抗”的三部曲模式的循环反复。

已成为美国文学经典的许多战争小说深刻揭示了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的关系。詹姆斯·库柏（James Cooper）的“皮裹腿故事集”和他被誉为美国第一部战争小说的《间谍》（*The Spy*），开创了美国文学中的亚当主题，反映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对“边疆”的争夺和战争。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表现了美国英雄神话对普通士兵的深远影响。一战、二战和越战的作品，如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和《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库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等，既反映了美国民族神话对民众的深远影响，也表现了美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改写、发展原有的神话，鼓动民众、发动战争。民族神话的旧瓶装入意识形态的新酒后，对民众产生了深远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因而或自觉、或被迫地奔赴战场。

随着美国战争小说的繁荣,各种评论接踵而至。19世纪对美国战争小说的评论较为零散,主要为书评和回忆录等。20世纪后,开始出现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散见于各类期刊、评论集和文学史书之中。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了针对各次战争小说较为系统的研究,如罗伯特·莱夫立(Robert Lively)的《小说中的内战:美国文学史中的未完成章节》(*Fiction Fights the Civil War: An Unfinished Chapter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957)、斯坦利·库柏曼(Stanley Cooperm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小说》(*World War I and the American Novel*, 1967)、约瑟夫·瓦德米尔(Joseph Waldmeir)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小说》(*American Novel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69)、菲利普·杰生(Philip Jason)的《行为与阴影:美国文学文化中的越南战争》(*Acts and Shadows: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 2000)等。同时,又有学者对美国战争小说进行总体研究,如韦恩·查理·米勒(Wayne Charles Miller)的《武装的美国:小说中的形象——美国军事小说史》(*An Armed America: Its Face in Fiction —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Novel*, 1970)、彼特·琼斯(Peter Jones)的《战争与小说家:评价美国战争小说》(*War and the Novelist: Appraising the American War Novel*, 1976)、杰弗里·沃什(Jeffrey Walsh)的《美国战争文学:从1914年到越南》(*American War Literature: 1914 to Vietnam*, 1982)、詹姆斯·道斯(Jame Dawes)的《战争的语言:从内战到二战的美国文学与文化》(*The Language of Wa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U.S. from the Civil War through World War II*, 2002)等。这些著作大多按年代顺序、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美国战争小说进行评述,侧重研究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特色、人物性格、思想倾向和战争观。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美国战争小说与美国文化联系起来,探讨美国战争与美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如约翰·海尔曼(John Hellmann)的《美国神话与越南遗产》(*American Myth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 1986)。上述著作已成为研究美国战争小说的经典论著,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和先例。然而,这些学者身为美国人,难以站在局外指出美国民族神话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其次,上述多数研究只针对一次战争,没有对美国历次战争综合论述,因而难以发现其中的历史内在联系。

国内的美国战争小说研究在新世纪以来逐渐发展。李公昭从文学史的角度梳理美国战争小说,出版了填补空白式的巨著《美国战争小说史论》(2012年)。大部分学者关注个别作家,注重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色。例如,陈世丹研究库特·冯内古特、甘文平研究几位重要越战作家、柳晓关注越战作家蒂姆·奥布莱恩的创作特色。

新世纪以来,也出现了一批以美国战争小说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对美国战争小说进行总体分析的有卢姗的《文化视野下美国20世纪战争小说研究》(2008年)和王延彬的《美国战争小说的流变研究》(2014年)。李建康在《战争创伤与文学再现——克莱恩与冯尼格特战争小说中的创伤主题》(2009年)中解读了美国内战小说《红色英勇勋章》和二战小说《五号屠场》中的创伤主题。王眺在《福克纳战争小说的创作研究》(2014年)中,探讨了福克纳有关内战和一战的小说。邱敏的《战争文学与女性意识——一战时期美国女作家战争文学创作研究》(2010年)对美国一战小说进行了探讨。对美国二战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研究,包括陈娜的《诺曼·梅勒战争小说文化心理研究》(2012年)、田娟的《詹姆斯·琼斯二战三部曲中美国个人主义思想研究》(2017年),李栋的《权威的动摇、崩溃和建立:赫尔曼·沃克二战三部曲中的正统派理念研究》(2018年)。此外,丁秉伟在《美国二战小说的创伤研究:1945-1951》(2013年)中,剖析了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三部作品中的创伤主题。朴玉明在《美国朝鲜战争小说中的韩国女性形象研究》(2008年)中,分析了被许多人“遗忘”的美国朝鲜战争小说。研究美国越南战争文学的有甘文平的《论罗伯特·斯通和梯姆·奥布莱恩有关越南战争的小说》(2003年)、胡亚敏的《美国越南战争:从想象到幻灭——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对越战的解构》(2004年)、柳晓的《越战创伤叙事——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作品研究》(2008年)。在上述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出现研究单位相对集中的现象。其中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有5篇相关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有3篇相关论文,吉林大学有2篇相关论文。这些都说明美国战争文学研究在国内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上述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可以看出,当前对美国战争小说的综合研究不多,目前尚无学者将美国战争小说置于美国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梳理美国战争小说与美国民族神话之间的关系。本书则旨在对美国战争小说进行文化解读,详细梳理其与美国民族神话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将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文化研究和神话与象征研究的方法,对美国战争小说进行历史梳理和文本细读,力图指出美国民族神话在美国历次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其对美国民众战争观产生的影响。在第一章,我们将总述美国主要民族神话,及其与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再对本书运用的“神话与象征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梳理,为后文的探讨奠定基础。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以美国参与的主要战争进行的历史顺序为线索,从独立战争、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和“9·11”后的反恐战争,分别论述有关每场战争的主要作品中不同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九章将对美国战争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单独媾和”(士兵从战场逃跑,拒绝作战)进行专题分析。

本书将着重研究美国战争小说如何反映以下问题:美国人的战争观;美国民族神话的形成和对民众的影响;各时期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对神话的改写;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民族神话唤起民众的战争热情;民族神话以何种方式治愈美国民众的战争创伤。我们还将思考,士兵从满怀豪情奔赴战场,到逃跑反抗的过程中,美国民族神话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士兵选择当逃兵,是背离、还是发扬了美国民族神话的传统?

通过研究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的关系,我们期望增进对美国战争小说的了解,加深对美国民族神话的认识。人们常说,以史为镜,以史喻今,我们也希望本书的研究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美国的战争文化,深刻理解美国政府在当今世界的军事冲突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历史文化基础。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民族神话	1
第一节 美国民族特性与民族身份认同	2
第二节 美国的“山巅之城神话”	8
第三节 美国的“边疆神话”	18
第四节 “美国亚当”英雄神话	26
第五节 神话与象征研究	34
第二章 库柏的《间谍》与“美国亚当神话”的建构	46
第三章 麦尔维尔《贝尼托·塞莱诺》中的天真神话	58
第四章 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与美国英雄神话	72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小说	86
第一节 《永别了，武器》中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英雄梦想	87
第二节 凯瑟《我们的一员》与美国边疆神话	102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小说	112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正义战争神话	115
第二节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索林的 英雄梦想	120
第三节 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中毕利的困惑与出路	130
第七章 越南战争小说	141
第一节 欲说还休的“美国亚当神话”	141

第二节 渐行渐远的美国边疆神话	153
第三节 新世纪的越战小说	162
第八章 “9·11” 小说	164
第一节 “9·11” 文学及评论中的美国天真神话	164
第二节 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中坍塌的“山巅之城”	176
第九章 单独媾和与边疆神话	184
结语 美国战争文化与民族神话	196
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27

第一章 美国民族神话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通常会产生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神话。“神话是人们共同具有的行为模式、信仰模式和感性认识模式。”（詹姆士·罗伯逊¹）各国的民族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国的民族精神。美国文化中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民族神话，如“山巅之城神话”、“美国亚当神话”、“英雄神话”、“边疆神话”等。这些民族神话大都形成于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成为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象征和符号。

美国著名的边疆理论学者理查特·斯特洛金（Richard Slotkin）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有助于人们理解其民族性格”（Slotkin 1973: 1）。神话是源于一个社会历史的故事，在长期使用中成了意识形态的象征。因此，神话是以故事的形式，用隐喻性的语言，来表现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也逐渐变化，原有的神话随之被改写，被赋予新的含义。可以说，一个民族神话的产生、塑造和演变深受社会政治状态的影响。反之，社会的政治状态又会受到神话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历次战争中，美国民族神话被美国政府和军队充分发掘、改写和运用，用于战争宣传，以鼓动尽量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支持战争。

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在《美国笃信的神话》（*Myths America Lives By*, 2003）一书中认为，“神话是关于意义和目的的故事，对那些严肃对待它的人来说，神话讲述着真理。”“我们的民族神话是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爱国家、为什么我们对国家的目的有信心的故事。换言之，我们的民族神话是我们肯定美国意义的手段。”（Hughes 2）安德鲁·菲阿拉（Andrew Fiala）在《正义战争神话：战争的道德幻觉》（*The Just War Myth: The Moral Illusions of War*, 2008）中指出，“神话是一套没有被证实的集体信念，却被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它是一些人共同观念的集合，相互支撑，相互印证，为社会机构提供支持，而社会机构又会助力神话，使之成为永恒。”（Fiala 15-16）正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神话学》（*Mythologies*, 1957）中所说，神话的目

的总是将事件“固定、纯洁化、永恒化”(Barthes 122),美国的民族神话也试图描述、确定美国人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特点。因此,美国的民族神话与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关系。要了解美国民族神话如何被官方运用、如何影响民众的战争观,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美国的民族特性和民族身份认同。

第一节 美国民族特性与民族身份认同

当前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学作品与美国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中认为,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彼此不了解,他们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个人心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共同体的想象”(Benedict Anderson 15)。可以说,文学想象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可能。霍米·巴巴(Homi Bhabha)深受安德森的启发,在其主编的《民族国家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 1994)中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含义的系统,民族国家的“形成”强调了知识的不稳定性,这种模棱两可性可能就是民族国家“变动的历史、概念的不确定及其在词汇间的交织等问题”(Bhabha 2)。文学作品往往能生动反映民族国家在动荡和争议中的形成与发展,也能揭示民族神话在社会中的影响。美国早期的文学也生动揭示了美国的民族特性。

在现代社会,很少有国家能被称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2001)一书中指出:

实际上很少存在着纯粹形式的、被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只有在某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都属于一个族群——民族群体,并且这个群体的边界和它的国家的边界是重合的情况下,才可以说存在着

某个民族—国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和“国家”相互一致。但是这样的相互一致绝对稀少，特别是在今日移民骤增和文化混合的世界里。作为替换，我们所见到的是可以称之为“民族的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即尽管在国家的边界内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但是该国的多数居民则属于单一的或主导的族群—民族群体，并且正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该政治共同体具有合法性。（安东尼·史密斯 129）

美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既有一直居住在美国大陆的印第安人，也有陆续定居此地的欧洲白人，还包括后来因各种原因移民而来的其他肤色和种族的人们。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并非所有族裔的文化都享有同样地位，都对国民特性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早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就对美国的民族身份有了各种讨论。

英国作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在谈论北美殖民地18世纪三位杰出作家时指出，其中之一是“《一个美国农夫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的作者（无论他是谁）”，他以生动独特的手法，不仅描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事物，还描述了其情感”（转引自Blake）。这一让赫兹里特推崇不已的作家就是克雷夫科（Jean de Crèvecoeur, 1735-1813）。

克雷夫科原本是法国贵族，在独立战争前抱着浪漫的想象来到美洲。他曾为美洲辽阔的疆土、丰饶的土地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感到欣喜不已，但独立战争的到来又让他惶惑不安，最终那些美好想象被击得粉碎。他1778年返回法国时，美法两国都怀疑他为英国间谍，他最终卒于法国。他对美国民族性格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一个美国农夫的来信》之中。

在信中，克雷夫科描述了美国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以及他和家人在其中惬意的生活。在第三封信第一部分“美国人是什么？”中，他试图回答自己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那么，美国人，这个新人，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信中描绘了一个没有贵族、贫富差距不大的“最完美社会”：“这里，人最大限度地自由，而这种令人愉悦的平等也不像很

多其他地方那么短暂。”(De Crevecoeur 547)他既强调了这个新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推崇早期殖民者作为群体的意识、即集体身份:“我们都被勤奋的精神所激励,无拘无束,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在讨论美国人的特征时,他强调了其“新”:

每样事物都让他们获得新生;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体制,在这里,他们成为了人:在欧洲,他们是许多无用的植物,缺少肥沃的土壤和久违的甘霖;他们枯萎凋零,因贫穷、饥饿和战争而倒下;但是现在通过移植,像所有其他植物一样,他们生根、发芽、繁茂了起来。以前,在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值一提,仅被视为穷人;在这里,他们成为了公民。(De Crevecoeur 546-547)

克雷夫科对新兴的美国人感到无比自豪:“美国人是一个新人,有新的原则,也因此拥有新的想法、形成了新的观点。”(De Crevecoeur 548)在殖民地人民的身份上,克雷夫科却表现了矛盾情绪,他时而认为各国移民已融合在一起:“他们是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典人的混合,从中产生了被称为美国人的种族”(De Crevecoeur 546),时而又认为新英格兰是英国人的(British America)。

克雷夫科对美国民族性格进行了生动的探讨,却相信美国最完美的时期是在独立革命之前。对此,张冲指出:“由于克雷夫科本人就是旧大陆贵族和‘新’大陆农民的结合体,他的贵族因素不可避免地使他不忍同旧大陆割断联系,而他的农民因素又使他不忍眼看自己辛勤劳动所得的财产,在动荡的革命和战争中受到损失。”(张冲 156)因此,克雷夫科以前对美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态度,在其晚年转化为对美国白人文化的否定。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向上,只能寄希望于印第安人的理想生活。他在晚年曾描述一个已成功适应农业生活的印第安人,这一印第安人很可能代表了在独立战争时期渴望逃避到印第安人中的克雷夫科。克雷夫科对美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态度可以说是预示了后来美国白人主流